

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历史文化卷

抚摸

与

停留

刘湛秋 主编



44.6175
891-4

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历史文化卷

F U T U L
抚摸

与

停留

Gay 23/07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抚摸与停留/刘湛秋 主编

(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·历史文化卷)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0

ISBN 7-5354-2090-7

I.抚…

II.刘…

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当代
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5532 号

责任编辑:王虹 责任校对:陈琪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公安县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2.375 插页:2

版次: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52 千字 印数:1—4000 册

ISBN 7-5354-2090-7/I·1596 定价:19.00 元(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：散文的遐思

刘湛秋

一

窗外在下雨，雨声使人安宁而舒远。

这时，音乐甚至也是多余的。你只需要静。在静中任思绪或收缩或放开，或上升或下沉。

我忽然想起宋朝散文大家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。

在成熟到开始凋零的秋天。欧翁于子夜读书，万籁俱寂，他却感到有声音来自西南“初淅沥以潇飒，忽奔腾而澎湃”，他描绘出他感到的此声的情状，使人也不禁“悚然而听”。其时，“星月皎洁，明河在天，四无人声，声在树间”。欧翁仍把这种无声中的有声定为秋声。

用当代的语汇，这是欧翁极“酷”的感觉与形容。

秋声来自作家的心底，是作家升华了的心声。

我以为，这种状况最能表达散文的境界。

创作散文要有这样的心声、心气、心情。

这样，境界为之洞开，你往日的思索与眼前的物质——或声或色或形为之碰撞，你的笔底开始流动，泉水纯净晶莹，一如你的文字。

二

散文家与浮躁的心态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浮躁总是急于求成，渴望暴发暴富，而散文则宁愿寂寞，喜欢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
散文与浅薄的品味是无缘的。

因为浅薄图虚荣，喜外露，而散文偏向宁静致远，注重内心的品行的涵养与发挥。

散文与华丽的外表是无缘的。

因为当一篇行文需要华丽的词藻来装潢与修饰时，它的内容空泛已可想而知了，散文宁可用最质朴的语句去镌刻出深邃的思想。

如果问一篇好散文的支架是什么，我想最简单的两个字表达就是老实。

在老实中求舒展，在老实中求深切，在老实中求辉煌。

三

较之诗歌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样式，散文可能是最平凡的，它缺乏那种读者喜欢的悬念、夸张、情节以及精巧的对话与丰美的想象，但它的平凡绝不是平庸。甚至可以说，它正以其平凡见作家之功底，正以其平凡见

震撼人的力量，正以其平凡使人久久挥之不去，露出平凡的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出众之处。一部《古文观止》能成为读书人的终生伴侣，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无穷吗？

小说家不一定写诗，诗人也不一定写小说或剧本，评论家能当小说家的教练但不一定会写小说，但所有这些从事文学的人都须会写散文。而且，往往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读某作家、诗人的一篇代表性散文，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从事的文学样式的水准高下。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我常常习惯于这样判断。

散文虽然没有大的构筑，但几百字，几千字的构筑也能见作家的运筹，散文虽然没广阔的语言驰骋天地，但庭园中一石一花一木，也同样见作家的匠心。

从文学创作的起始来说，散文是基石，从文学创作的峰巅来说，散文更是炉火纯青的证明。

四

中国是诗歌大国，中国更是散文大国。

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创造出那么辉煌、那么精美、那么深邃的散文长河？一部《史记》至少能让人类再折服一千年而难于望其项背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楚辞》，恐怕也应包括《孙子兵法》等等，哪一篇不是散文的典范？陶渊明、李白、苏轼、柳宗元、韩愈的散文使人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世情、对自然产生无比眷恋与遐思。

这时你才明白，什么叫散文？什么叫散文的魅力？！

有如此丰厚传统的中国一代代文学起步者，怎能不受到饱满的滋润并从而学会写出更好的散文？

我曾经说过，新文学运动以来，其实水准最高的也依然是散文。三十年代由朱自清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。朱先生编的实在是好，有读头。时过五六十年，到八九十年代，人们再看这部书，并比照当代文坛，肯定会发现，新文学早期的诗歌、小说、戏剧是很难与当代相比了，但散文却并不逊于当代。这一方面证明诗歌、小说相当进步，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当代散文要逾越前人确有困难。因为前人确实已站立高处了。

散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后者往往更讲究手法、流派，各种主义——超现实、后现代等等满天飞，往往靠手法与标新立异取胜，而散文又始终老老实实，一年复一年，一代又一代往前走，惟其如此，后人想不靠实力而只靠投机取巧，创新立派来取胜前人更困难了。

因此，我们作为散文大国的子孙，该怎样去维护我们散文的伟大传统呢？我们只有一步步艰难前行，扎扎实实提高我们的学问、知识、笔力，而不是妄想“一夜成名”。中国人的古训“十年寒窗”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啊！

五

坦诚地说，这套丛书是研究散文的几位青年学者花了多年心血编的，我不过提出了些参考性的意见。他们之所以能把握准这个角度，也确实是领略了散文的精髓。

其实，还有什么散文能不包括在文化散文之内呢？散文本身就是文化嘛！它不属于经济、体育，如此而

已。我想，这里的文化只能是一个狭义罢了。就是说，宗教、生命、地域等问题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，去发挥。当然，任何定义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到尴尬的境地。

我祝愿这套散文给你带去秋天的成熟的愉快。

而且在夜深人静，读着读着，你也会感到什么声音自远方而来，使你悟到人生的一些什么，或者，更遐想世界，或者，更爱怜自己……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

目 录

序：散文的遐思/刘湛秋—1

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/鲁迅—1

太监/周作人—16

诗人、名妓、高僧/林语堂—21

语言、文字、文学/梁实秋—45

云冈/郑振铎—52

五绝中的女子/朱 湘—70

“灯市”/阿 英—74

西洋人的中国故事/王了一—81

原人文/徐复观—85

谈魏晋间文人生活/曹聚仁—90

苏东坡和“公在乾侯”/吕叔湘—94

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/吴 晗—98

内蒙访古/翦伯赞—102

笔墨祭/余秋雨—109

驿站/夏坚勇—124
一八九七的遐想/陆键东—145
煌煌上庠/卞毓方—171
询问司马迁/林 非—184
晚清的魅力/陈平原—191
古代感觉/蔡 翔—195
一座金字塔的诞生/匡文立—211
残缺的窗栏板/李 辉—222
走出梦话/潘旭澜—241
当贪官的理由/吴 思—249
汉奸发生学/李 零—259
在山水与皇帝之间/李木生—269
人间序数/刘鸿伏—289
信笔说“信”/李元洛—296
假如项羽过江东/刘明华—302
北京之死/祝 勇—313
戊戌变法百年祭/何清涟—323
悄悄地倾听历史/张同吾—330
抚摸汉朝/王俊义—338
晚唐遗梦/朱以撒—347
清白的代价/徐文生—351
遥看前尘旧影/刘江滨—356
薄命红颜/贾梦玮—363
走进徐渭的世界/刘长春—370
鸢飞鱼跃读朱熹/少木森—374
英雄人物/柏 杨—379
编后记：历史深处的回声/李 进—383

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

——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

鲁迅

我今天所讲的，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。

中国文学史，研究起来，可真不容易，研究古的，恨材料太少，研究今的，材料又太多，所以到现在，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。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，也是材料太少，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。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，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，经历和著作。

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，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，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，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，这时曹操出来了。——不过我们讲到曹操，很容易就联想起《三国志演义》，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，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。现在我们再看历史，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，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，因为通常我们

晓得，某朝的年代长一点，其中必定好人多；某朝的年代短一点，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年代长了，做史的是本朝人，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，年代短了，做史的是别朝人，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，所以在秦朝，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。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，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。其实，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，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

研究那时的文学，现在较为容易了，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：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》。其中于此有用的，是《全汉文》，《全三国文》，《全晋文》。

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。——丁福保是做医生的，现在还在。

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。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，刘先生已死，此书由北大出版。

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。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。

我今天所讲，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，我就略一点；反之，刘先生所略的，我就较详一点。

董卓之后，曹操专权。在他的统治之下，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。他的立法是很严的，因为当大乱之后，大家都想做皇帝，大家都想叛乱，故曹操不能不如此。曹操曾自己说过：“倘无我，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！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。因此之故，影响到文章方面，成了清峻的风格。——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。

此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尚通脱。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？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。因为在党锢

之祸以前，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，不过讲“清”讲得太过，便成固执，所以在汉末，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。

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，普通的人去拜访他，先要说几句话，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，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，叫他坐到屋外去，甚而至于拒绝不见。

又如有一人，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，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，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。她不肯要；他就于出门之后，把那些钱扔在街上，算是付过了。

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，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，那还成甚么话？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，力倡通脱。通脱即随便之意。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，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。

更因思想通脱之后，废除固执，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，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。

总括起来，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，通脱。在曹操本身，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，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。他胆子很大，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，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，想写的便写出来。

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，不忠不孝不要紧，只要有才便可以。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。曹操做诗，竟说是“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”，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，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。还有一样，比方人死时，常常写点遗令，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。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，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，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；操独不然，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，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。

陆机虽然评曰“贻尘谤于后王”，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，他自己能做文章，又有手段，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，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。所以他帷幄里面，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。

孝文帝曹丕，以长子而承父业，篡汉而即帝位。他也是喜欢文章的。其弟曹植，还有明帝曹睿，都是喜欢文章的。不过到那个时候，于通脱之外，更加上华丽。丕著有《典论》，现已失散无全本，那里面说：“诗赋欲丽”，“文以气为主”。《典论》的零零碎碎，在唐宋类书中；一篇整的《论文》，在《文选》中可以看见。

后来有一班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。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，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，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，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（Art for Art's Sake）的一派。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，更因他以“气”为主，故于华丽以外，加上壮大。归纳起来，汉末，魏初的文章，可说是：“清峻，通脱，华丽，壮大。”在文学的意见上，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。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；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，不足论的。据我的意见，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。这里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子建的文章做得好，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，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，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；第二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，政治方面不甚得志，遂说文事是无用了。

曹操曹丕以外，还有下面的七个人：孔融，陈琳，王粲，徐幹，阮瑀，应玚，刘桢，都很能做文章，后来称为“建安七子”。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，现在我们很难判断；但，大概都不外是“慷慨”，“华丽”罢。华丽即曹丕所主张，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，亲戚朋友死

于乱者特多，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，激昂和“慷慨”了。

七子之中，特别的是孔融，他专喜和曹操捣乱。曹丕《典论》里有论孔融的，因此他也被拉进“建安七子”一块儿去。其实不对，很两样的。不过在当时，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。孔融作文，喜用讥嘲的笔调，曹丕很不满意他。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，就他所有的看起来，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，只对曹操。比方操破袁氏兄弟，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，归了自己，孔融就写信给曹操，说当初武王伐纣，将妲己给了周公了。操问他的出典，他说，以今例古，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。又比方曹操要禁酒，说酒可以亡国，非禁不可，孔融又反对他，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，何以不禁婚姻？

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。我们看他的“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”的诗句，就可以知道。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？此无他，因曹操是个办事人，所以不得不这样做；孔融是旁观的人，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。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，后来借故把他杀了。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。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：

第一，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，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。第二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，有点食物，给父亲不给呢？孔融的答案是：倘若父亲是不好的，宁可给别人。——曹操想杀他，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，把他杀了。倘若曹操在世，我们可以问他，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，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？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，也没人敢问他，我们倘若去问他，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！

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，后来给黄祖

杀掉的。祢衡的文章也不错，而且他和孔融早是“以气为主”来写文章的了。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，汉文慢慢壮大起来，是时代使然，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。但华丽好看，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。

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，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，因为出了一个何晏。

何晏的名声很大，位置也很高，他喜欢研究《老子》和《易经》。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，很难调查。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，司马氏很讨厌他，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。因此产生许多传说，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，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，不是搽粉的。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
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。第一，他喜欢空谈，是空谈的祖师；第二，他喜欢吃药，是吃药的祖师。

此外，他也喜欢谈名理。他身子不好，因此不能不服药。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，是一种名叫“五石散”的药。

“五石散”是一种毒药，是何晏吃开头的。汉时，大家还不敢吃，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，便吃开头了。五石散的基本，大概是五样药：石钟乳，石硫磺，白石英，紫石英，赤石脂；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。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，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。

从书上看起来，这种药是很好的，人吃了能转弱为强。因此之故，何晏有钱，他吃起来了；大家也跟着吃。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，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。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《诸病源候论》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。据此书，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，穷人不能吃，假使吃了之后，一不小

心，就会毒死。先吃下去的时候，倒不怎样的，后来药的效验既显，名曰“散发”。倘若没有“散发”，就有弊而无利。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，非走路不可，因走路才能“散发”，所以走路名曰“行散”。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，有云：“至城东行散”，就是此意。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，以为“行散”即步行之意，所以不服药也以“行散”二字入诗，这是很笑话的。

走了之后，全身发烧，发烧之后又发冷。普通发冷宜多穿衣，吃热的东西。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：衣少，冷食，以冷水浇身。倘穿衣多而食热物，那就非死不可。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。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，就是酒。

吃了散之后，衣服要脱掉，用冷水浇身；吃冷东西；饮热酒。这样看起来，五石散吃的人多，穿厚衣的人就少；比方在广东提倡，一年以后，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。因为皮肉发烧之故，不能穿窄衣。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，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。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，宽衣，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，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。一般名人都吃药，穿的衣都宽大，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，把衣服宽大起来了！

还有，吃药之后，因皮肤易于磨破，穿鞋也不方便，故不穿鞋袜而穿屐。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，见他衣服宽大，不鞋而屐，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，很飘逸的了，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。

更因皮肤易破，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，衣服便不能常洗。因不洗，便多虱。所以在文章上，虱子的地位很高，“扞虱而谈”，当时竟传为美事。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，扞起虱来，那是不大好的。但在那时不要紧，因为习惯不同之故，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，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，不觉得奇怪。现在就不行